

權力與偽善

這次台大女研社播放A片的事件引起了軒然大波，其所得到的注意遠超過如修改民法親屬編、或男女工作平等法等之重要議題，再次證明了大家對「性」其實充滿了關切，尤其是那些很激動的要女人不要對性有興趣的衛道人士，更是對此事件投注了相當的精力，確實這過程顯示了這社會要衛的道是何種的「道」。

這些反應的奇特之處，是它發生的背景是色情滿天飛的台灣社會，而不是清教徒禁慾的國度。台灣的色情（為男性服務的色情）已經無處不在，男性社會菁英天天晚上在酒廊裡在陪酒女郎的幫助下辦理國家大事；而對一般小民而言，現在則不論喪禮或是慶生辦桌，據說清涼秀（就像酒菜一樣）已經成了辦桌整個包裹服務的一部份，只有在顧客堅持不要的情況下才不會出現，所以這種眾親友扶老攜幼，男女老少「一起同樂」的場合極為普遍。

不過奇怪的是，在這些「同樂」場合中，卻未曾見衛道人士出來要求「清場」，亦即請在場的清純女性離場，可見女性順便觀賞可以被允許，以免造成大家的不便，但是女性要主動自行觀賞則就另當別論了。同時台灣各地第四台的眾多頻道中，有些就不必解碼器也供應A片或類似的節目，也沒有引起太多的爭議，其實應該說甚至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。

在有清教徒傳統的美國，他們對無線電視上的「性」的尺度相當嚴格，以免色情進入家庭；譬如說副總統夫人會出來領頭抗議流行歌歌詞的暴力色情，所要「保護」的是兒童與青少年，而不單單是女性，它們要維護的是清教徒的道德。但是在台灣，這種「保護」則是很清楚的只是針對女學生，他們只要年輕女性當清教徒，男性除外。

有些人也承認以上情況確實有點「性別歧視」的嫌疑，但是他們就很「善意的」說A片內容不好，女生不應該將它當作性教育的教材。他們此時表現了「善意的保護」態度，但是卻未曾見他們平時關心下一代的性教育問題，同時他們還是偏心，只關心女生的性教育教材。

所以，在春城無處不飛花的今日台灣，大學女生仍不應該公開談性，不該「主動挑釁」禁忌，她們誤以為在九十年代的今天，她們對自己的身體可以完全掌控，她們誤以為她們有這個「權力」。

確實，這一切都是有關權力的，這一切都清楚顯示「性別關係」是一個「權力關係」。在封建社會中，女性身體是傳宗接代的工具，當然不能由女性本身隨意控制；而在1995年的台灣，我們有蓬勃的色情產業，告訴我們台灣資本主義化的「進步」，但是在女人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力上來看，我們離開封建社會又有多遠？